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三十三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起己丑明世宗嘉靖八年盡  
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 凡七年

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  
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  
萼勅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隆慶初贈  
侯謚文成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妻諒與講朱  
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  
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居石榔中日夜譯舊  
自道學之名立  
儒之好名者雖  
日侈談理道而  
無裨實用者多

若王守仁之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輟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指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眾最著者餘姚徐愛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質實**

按王守仁集所載年譜守仁生于成化八

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七明實錄系之八年正月蓋赴告至京之月也明史儒林傳婁諒字克真其學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嘗言纜提起便是天理纜放下便是人欲魏校至稱之徐愛字曰仁守仁女弟夫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愛早卒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泰州王艮別出入二氏矣

### 二月以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總比後二人皆用字積不相下及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 河南震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振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振米次貧便振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餼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未既死急斂瘞遺棄孩穉急救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魚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是年正月振山西災九月免兩歲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湖廣饑十一月振浙江災

## 質實

張祿平原人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

##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

質實

襖兒峪在昌平州鹿馬山北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廷和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先掌故民庶逸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于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質實李時字宗易任印人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秋七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生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毋福自裁之其鄰亦皆

為杜聲亮詔郎中魏應召履按實如福婦言具有左  
驗乃改坐福東廩奏法司妄出人罪帝起下應召獄  
都御史熊浹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燾劉  
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兩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  
死應召及鄰人皆遣戍杖福婦百人以為寬時帝方  
深疾孝武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  
殺之質實魏應召吳縣人陸燾字子餘長州人劉希簡漢州人許讚字足美靈寶人吏部尚書進第

三子

也

發明

張福弑母以誣其里人雖其母亦請官泣訴與鄰人同出一詞夫何冤抑之有乃法司履

奏左證皆符而嘉靖以張柱為夏后家奴遂援來  
厥之言為據必右福而致柱于死夫外戚之家果  
其恃勢恣行自當為之裁抑若緣風憾后家之故  
遽以偏聽斷斯疑獄是臣舉不足信氣證舉不足

憑竟致免殺無幸而躬行弒母之人轉得顯  
逃大戮天討有罪之人何君人者顧出此耶

# 八月張璪桂萼罷九月召璪還楊一清罷

先是璪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請召  
謝遠璪萼心憾之遠未至璪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  
清引故事稍裁抑之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者故附璪  
議禮禮成不調怨璪許其私浙江指揮張浩事下內  
閣璪欲寘之死一清僅擬成璪怒上疏陰誅一清又  
駁黃維排之甚力一清再疏引退微及璪隱事帝手  
詔慰留用極言璪恃寵不諛良可歎息璪見帝忽暴  
其短頓愧沮銜一清愈甚及萼入內閣亦不相能給  
事中孫應奎乃請鑒別三臣賢否以定用舍其意特  
右璪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諭璪萼然一清知璪  
萼終必傾已屢求退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  
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



賜骸骨歸帝不允頃之給事中王準劾璵等引用私  
人時帝雖已厭等顧璵德不良猶溫言慰諭準同官  
陸粲不勝憤上疏曰璵等光陰之資乖僻之學叢自  
小臣贊大禮拔置延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  
異振古未聞乃敢用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  
復思仇璵狼悞自用執拗多私等外若寬泛中實深  
刻伎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  
姑舉數端言之等受尚書王瓊貽鉅萬連章力薦璵  
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等納  
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竊伯爵等所厚醫官李夢鶴  
假托進書黃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闢便戶往來常與  
等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郎交  
通璵為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  
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盡踰年  
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  
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

張璠桂萼方以  
逞私報復被劾  
免官而霍韜復  
敢攘臂肆言輒  
以議禮同進為  
辭欲與之俱去  
是明知嘉靖回  
護之隱而巧為  
要挾其情殊不  
可問且進退點  
涉惟君所命乃  
云張桂之行勢  
且及我遂因而  
攻訐一清其貪  
詐奸險之情態  
更無所不至當

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樸由知府期月  
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敏假歷律而結知御史戴  
金承風持擊目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為奸者  
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平善逢狷狃多智南京禮部尚  
書黃維曲學阿世虛詆詘人論德彭澤黃緣改秩躐  
玷青華皆陰厚于璠而陽附于萼者也璠等威權既  
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兇人之  
性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帝大感悟立罷璠等列其  
罪狀詔廷臣以察準職糾彈不早發與萼所私李夢  
鶴等俱下法司夢鶴等皆首服于是璠黨霍韜攘臂  
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遂上疏力攻一清為萼璠辨  
雪謂陸燾之劾實一清喚之臣與璠等皆以議禮進  
璠等去臣不得獨留帝心動即召璠還敗準典史燾  
驛丞而法司治萼私人獄猶不解始揣帝意已變獄  
可反攻一清並息誣法司承一清風指羅織成萼罪  
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于南

時議禮諸臣結  
為朋黨害政恣  
行韜更小人之  
尤耳

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劾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  
清自陳魏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  
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允致任尋法司言夢鶴等假  
托行私與等無與詔削夢鶴等籍從周論罪等復敬  
官

### 質實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王準字子推世籍秦  
府議衛司按明史孫應奎傳嘉靖十一年大

計天下庶官王準請富民典史應奎言都御史汪鉉  
為魏等修卻誣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吏部尚書  
王瓊亦言準嘗黜乃胡應奎高平縣丞是刻王準以  
大計請典史不以勅魏等也然致陸燾王準合傳云  
魏等罷準亦下吏請富民典史稍遷知縣汪鉉希德  
指以考容罷之則準實以勅魏等請官至十一年又  
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合為一事耳呂化伯節喜  
世宗大母卽太后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辛子  
慈詞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久不決尋以喜兄安之  
孫杰嗣伯明倫大典成命郭勛頌賜戚晚不及杰杰

自請之帝挂勅勅錄卽氏爭襲章奏許杰實他姓請  
廢勅帝不聽尋革外戚世封奪襲周時望貴谿人胡  
森湯谿人王激永嘉人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嚴嵩字  
惟中分宜人李如奎澧州人夏尚樸江西永豐人彭  
澤被斥張璠言澤勸袁毅同姓名初為吏部郎中以  
浮踪被斥張璠言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令  
詰臣去澤將以火  
去臣等澤乃復留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戌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于邊

衛

經邦疏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瑛小雅十  
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  
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  
父其人乎迺陛下納陸燾言命張璠桂萼致仕尋以

聰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  
天變若此安可忽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責當  
臨政責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  
雖非衆議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  
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  
今陛下以聰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  
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  
為公禮夫禮為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于私則固  
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  
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  
公優其養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  
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  
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遠顧不  
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  
愆亦非聰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殺上請  
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請成福

建鎮 **質實** 鎮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漳州府漳浦縣東北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

###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時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吏部尚書方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 **質實** 安昌伯錢承宗睿皇后弟是外戚永絕世封 鍾孫成化十五年封弘治二年予世襲子維圻嘉靖五年襲封

###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璉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後用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趣上道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起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間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叅機務

庚寅

九年春三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

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名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璉等因請于安定門外建

先蠶壇詹事霍韜以道遠守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

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沐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于宮中宜放行之

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禮部議得輦自元武門

出衛軍五千人衛壇所五千人護行陳儀甚威明年

以北郊出入未便改築先

**質實**

北郊在安定門外之北

蠶壇于西苑後罷不行

明史禮志先蠶壇方二丈六尺壘二級高二尺六寸

四出陛西北俱樹桑柘內設蠶令署採桑臺高一尺

四寸方十倍三出陛一駕五間後蓋一織堂墻方圓

八十丈皇后親蠶儀蠶將生飲天監擇吉已日以聞

順天府具蠶母名數目送北郊工部以鈎箔筐架請  
罷物給蠶母順天府以蠶種及鈎筐一進呈內官捧  
出還授之出元武右門置株與中鼓樂送至蠶室蠶  
母受蠶種浴飼以待命婦文四品武三品以上俱倍  
侍蒿一侍女執鈎筐皇后齋三日內執事並司蠶六  
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齋一日先一日太常寺具祝  
版祭物羊豕豎豆各六及黑帟送蠶宮令是日分授  
女事女官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司設監備儀仗  
及重翟車俱候元武門外將明內侍詣坤寧宮奏請  
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皇后出宮門乘肩輿至元  
武門內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仗及女樂前  
導出北安門障以行帷至壇內進東門內侍奏請降  
車乘肩輿與兵衛儀仗侍東門外皇后入具服殿易禮  
服出至壇司贊奏就位賓主內外命婦各就位位祭  
先蠶行三獻禮女官執事如儀迎神四拜賜福昨二  
拜送神四拜凡拜跪與公主內外命婦皆同禮畢皇



后選具服殿更常服司宥引外命婦先詣採桑壇在  
東陛下南北向儀奏請皇后詣採桑壇東向公主以  
位皇后位東亦南北向執鈎者跪進鈎執筐者亦跪  
奉筐授桑皇后採桑三條皇后至壇南儀門坐觀命  
婦採桑三公命婦採五條列候九卿命婦採九條訖  
各受司宥引內命婦一人詣蠶室高功率執鈎筐者  
從高功以桑投于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以投內命  
婦內命婦食蠶漉一箔訖還尚儀奏禮畢皇后還坐  
具服殿司宥卒蠶母等叩頭訖司贊唱班齊外命婦  
序立定尚儀致辭云親蠶即成禮當慶賀四拜畢賜  
宴命婦並賜蠶母酒食公主及內命婦于殿內外命  
婦文武二品以上于臺之上三品以下于丹墀尚食  
進膳教坊司女樂奏樂宴畢公主以下各就班四拜  
禮畢皇后還宮導從如前四月蠶事告成行治廟禮  
選蠶婦中善織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  
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于織

婦以終其事蠶官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祭服其祀  
先蠶上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俱用黑既而行禮  
于內苑帝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  
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曾盜庫金  
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  
璉從主之坐一清受球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  
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汚蟻死且不瞑帝  
令釋賊事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  
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  
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璉等所軋不獲以恩  
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 五月作四郊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帝嘗之文後世遂沿其誤實則禮經所載制度釐然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洵能折衷于古霍端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偽書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禮記固不獨周官斷簡可憑韜說實為謬陋至于羣臣集議又復聚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璉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南北分郊庶併古制又曰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並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聰以祖制既定不敢決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聰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

訟紛紜甚至中立依違漫無定見豈所以贊襄大典乎獨是王宮夜明視天地自宜從殺而亦並號四郊其稱名究為非典且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帝社亦不免繁瀆不經嘉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為酌古今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

今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却祀之文及漢宋諸儒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欲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名誥中却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之等言論慢己甚又或謂却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經此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帝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覲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聰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時詹事霍韜深非却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于是言後上疏曰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禮記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瘞沈醢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園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

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之說實自莽始當祭皇地祇何又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養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祝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偽為邪且合祭以后配帝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國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莽一說耶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

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上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後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製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詢南郊相擇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為圓丘言復奏曰圓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亨帝宜即清闕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圓丘更移于前

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分建國丘方  
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  
以春秋分祭而天地分祀之制遂定時言以郊祀既  
正配位亦當更議乃上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  
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  
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  
尺當之禮臣集議謂洪熙以來二祖配享百有餘年  
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  
北郊孟春秋穀奉太宗配上帝于太祀殿閣臣以二  
祖分配于義未協寢其議言再疏乞依前敕旨章下  
禮部皆曰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得侑享其中恐  
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並配  
如故遂依擬行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  
太社太稷以句能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  
祀高禘之神于皇城東雖皆  
皆命下禮官以獨斷決之  
質實  
大雩明初凡水旱  
災傷及非常變異

或躬禱或露告于宮中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  
稷山川無常儀至是從夏言請建崇雩壇于園丘壇  
外秦元門之東為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帝社  
帝稷始名西苑土穀壇帝謂土穀壇亦社稷耳何以  
別于大社稷采帝措之幾改為帝社帝稷以上戊明  
日祭後改次戊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己春告秋報  
為寔制陸慶元年罷之高禘青州儒生李琦颺請祠  
高禘以禱聖嗣禮官覆以聞帝曰高禘雖古禮今實  
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禘禮設木臺于皇城東  
永安門北震方臺上奉皇天上帝南向辭饋蒼璧獻  
皇帝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禘社壇下西向后妃位  
之禮三獻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始位南數十丈外北  
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獨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  
導后妃嬪之數媒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  
而納于弓韜王汝梅字濟元  
華暢人張崙英國公懋之孫



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畿內河南湖廣山東山西悉災歲大饑帝方詔羣臣修省而希百者詭言祥瑞廷臣稱賀時春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而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鉉繼進甘露令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拈揮張損進嘉禾鉉及御史楊東又進賢華禮部尚書李時丹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鉉瓚司風紀時與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之務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于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徂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羣下享安靜之福矣

曰廣延訪宜做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  
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言召問  
之曰勵庶耻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畧小過臺諫言  
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  
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  
原宜霽然發命召還故扶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  
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  
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  
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  
婚喪祭之禮絕黜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  
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即  
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下詔獄  
掠治黜  
質實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  
徐瓚永康人楊東當塗人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璠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  
顏路魯曾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人配享廟庭紇  
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  
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魯曾孔鯉配之帝以為  
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邁豆十二牲用犢全  
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  
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以為不可改帝怒謫階官  
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璠因作正孔子  
廟祀典或問奏之帝以為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  
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  
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  
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雖擬諸天亦不為過自唐尊孔子為文宣王已用  
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  
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  
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

應獨疑孔子王號為僭帝因大怒疑賈借此以斥其  
追尊皇考之非詆為奸惡下法司會訊褫其職給事  
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帝皆斥為謬論于  
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  
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位  
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  
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後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  
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  
復稱公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  
神主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道  
十豆天下各學八道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  
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即申振釐去其一公伯寮秦  
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  
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故瑗宜增入命悉如議

行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帝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學官別建啟聖公祠春

秋祭祀與文廟質實

孔子塑像始唐開元八年明史禮志洪武時宋濂請去像設主

同日遂為定制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張璠之改用木主蓋本濂說其去留從祀諸賢多用弘治元年程敏政張

九功議按敏政疏云馬融初應鄧騭之名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

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

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備坐于孔子之庭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

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

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嘗以獻頌為即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至貴

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  
易傳祖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  
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  
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  
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  
博士毀武于朝及子甯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  
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  
賊吏子為盜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  
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  
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邱儉大欽起兵討賊肅又  
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  
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  
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為害耳非  
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瘳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  
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  
小他如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其所行亦未

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  
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  
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禱爵罷祀鄭衆盧植  
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  
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  
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  
等一體從祀至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  
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寔而司馬遷史  
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  
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枻三人考來邢昺論語注疏申  
枻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  
也今廟廷從祀申枻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  
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  
沮孔子乃聖門之姦賤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  
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  
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

近之誤如申振申黨者但不可考耳竊以為申振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又唐儒王通宋儒胡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並祀學官最得禮意張九功則謂荀况馬融王弼楊雄皆所當黜禮官周洪謨等言楊雄已黜于洪武時餘皆有羽翼經傳之功宜仍舊從祀而止至是璉意採其說以更定祀典其進歐陽修則以漢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璉謬謂兩廡以聳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兩廡從祀九十一人先賢則澹臺滅明必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振陳亢巫馬施梁鱣公皙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



夏首公肩定后處鄒單奚容蒧罕父黑顏祖榮旂秦  
祖左人鄧句井驪鄒國公祖句茲原元縣成廉潔燕  
仍叔仲澹顏之僕邾奕樂咳公西與如狄黑孔忠公  
西歲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會六十二人先鴻則左  
卯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  
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  
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  
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二十九人啓聖公祠中  
奉聖父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  
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聖某氏從祀以程昞朱松蔡  
元定俱稱先儒某氏黎貫字一  
卿從化人薛侃字尚謙揭陽人

發明

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蓋亦不免史  
遷作世家之見張惣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

先師其議頗當乃黎貫輩但于聞見猶引祖制相  
爭豈知孔子以布衣為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

王號之追崇禮以議禮見罷志雖政府伐異黨同  
為世所詬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  
議史冊具在又豈  
可以入廢言哉

###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禮成大  
赦天下

### 辛卯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太祀殿

明初未行祈穀之典帝欲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  
因請乃許于太祀殿祈穀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  
日舉行禮畢帝心終以為未當諭張聰曰自古惟以  
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  
穀但奉太祖配尋親製祝文更定議注改用鶩藝節  
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子之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若為

唐宋郊祀推恩  
費至鉅萬已為  
謬舉嘉靖方整  
定典章正宜復  
古制以垂永久  
乃禮成而普行  
大赦復蹈矯誣  
妄濫之失且從  
此定為常例其  
縱弛又何可深  
言蓋是時嘉靖  
怠氣漸生祀郊

已成佳事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所殺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祈禳之所而上幸行事尤為簡賚不經其于考禮之初表又何大相刺謬乎

定典

###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已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述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 桂萼罷

芻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性猜狠好排異已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百人及再召還氣懾而不取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至是得請歸未數月而卒

### 三月罷四川鎮守太監

帝習見正德時宦寺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絕佐麥福黃錦輩雖由與印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肆九年秋巡按御史毛鳳詒言雲南鎮守太監滋擾邊徼請勿設便報可及是四川撫按官劾鎮守太監滋通貪肆復撤還已又從都給事中張潤身言罷鎮守之在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

**質實**

毛鳳詒麻城人張潤自成安人

###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獻帝  
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  
嚳譜牒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  
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高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  
咸謂稱虛位者茫無所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  
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  
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  
西向行禮如南郊議定以丙辛歲一行  
蒲圻人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閏六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年八十有三贈

太傅謚文正

# 秋七月遣侍郎葉相振陝西饑

發帑金三十萬命相往振之既而相有疾帝召大學士瞿鏊尚書李時等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曰劉天和可鏊曰徐瓚可帝曰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乃改龍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俾理振事

## 質實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唐龍字虞佐蘭溪人

# 張孚敬罷

孚敬即聰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御之日夜謀搆陷會行人薛侃建議請留觀藩賢者以遵祖制畧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

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  
舊典擇其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  
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  
侃及夏言皆同年生而澤素附孚敬知孚敬方欲傾  
言未得間因黜計帝方祈嗣侃所言觸帝諱必與大  
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結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  
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為期趣之上孚  
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  
帝許之侃猶豫澤頰趣之乃上帝果震怒下獄廷鞠  
究交道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曰獄不具澤  
批便引言侃嗔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  
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  
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竝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  
聞詔竝下言應奎汴會廷臣再鞠具得其實帝乃釋  
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忤罔令致仕侃  
為民澤成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實

曹汴巴  
縣人

發明

張孚敬深伎夏言欲中傷之而未得間彭澤  
甘心鷹犬揣知薛侃所陳必逢帝怒遂錄其

疏稿以示孚敬而外為給侃之詞內構誣言之獄  
其為計亦巧矣夫孚敬詭謀傾陷因屬老奸而澤  
之殺人媚人居心尤不可問及至廷鞫事露雖以  
郭勛素黨孚敬命之覆訊亦不能為之曲庇迨孚  
敬罷而澤戍大同則害人者適以  
自害小人險譎之技究何所施哉

#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先是遵崇禮定帝名獻皇帝陵曰顯陵錦衣百戶隨  
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  
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祿寺廚役主福  
等復以為言而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李時極



言不可事乃寢遂改州為質實顯陵在易州西鍾祥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劉家置長壽縣隋曰長壽明洪武初省入安陸州是年復制鍾祥縣今為安陸府治趙廣字廷寶安福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乎敬萼與費宏賜一清相傾執讚罵不已乎敬罷瞿鏊獨秉改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官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召李時堂講無逸篇翟鏊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質實無逸殿函風亭序點畢帝遂御幽風亭賜宴遊西內記仁壽宮門

外西南數十步某神祇壇直東為帝社坊几駕臨享持雅北坊東北為無逸殿殿南為幽風亭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持言抗之言既以聞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至閣臣李時翟寒取克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戊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為招和致祥不盡于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

盡沾惠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成邊徼乞量移  
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  
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  
言陛下下一日萬幾緣理勞瘁何若中涓大虛物來順  
應几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  
以內閣之咨謀具弗協于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  
下恭默凝神挈具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純固則百  
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  
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因鬱  
既久物放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  
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佞臣  
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具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  
意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  
狀伏罪乃宥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質實

喻希裡  
麻城人

壬辰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于圜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

帝疾不能躬事乃命勳代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  
 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宏治間或  
 有故寧展至三月蓋為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  
 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疏入不聽既而改行于大  
 內之元極寶殿不質實元極寶殿沈德符野獲編嘉  
 靖十年于西苑隙地立帝社  
 設配位遂為定制質實  
 帝稷之壇蓋天子私社稷也此古史冊所未有自西  
 苑肇興尋建元極殿為年天之所而君臣上下朝真  
 黜斗幾三十年與帝社  
 稷相終始葉洪餘姚人

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  
 和後封靈璧侯于是問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  
 世緒尋又封劉基質實  
 世孫瑜為誠意伯質實  
按明史功臣表常遇春後  
為八世孫元振李文忠後

為七世孫性鄧愈後為六世孫  
繼坤湯和後為六世孫紹宗

五月以前吏部尚書方獻夫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為吏部尚書羽林指揮劉永昌屢劾大臣  
獻夫請按治之母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  
夫遂求退帝亦不允久之給事中薛甲言小人攻訐  
之風一開則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簾幕堂高之  
義章下吏部獻夫等議如甲言劾都察院嚴禁吏民  
不得請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中御史及天下撫按  
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時帝方欲廣二目周知百  
僚情為得獻夫既不悻報罷于是給事中饒秀劾甲  
阿附大臣緘羣臣口帝心喜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吳  
既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  
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即官  
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可然猶虛位以

俟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質實西樵山在廣州  
回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府南海縣西南薛甲  
江陰人饒秀因始人

###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  
乃減編修楊名應詔上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  
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  
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武  
定侯鄒勳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寶仁粗鄙酣  
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  
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文學士李時以愛惜  
人才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不為題覆以虛文塞責  
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偏  
子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

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  
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  
聖心之稍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  
即執下詔獄拷訊銚疏辨謂名乃揚廷和鄉人妄思  
報復故攻及臣為工簡用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  
議者執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  
沽名取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  
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  
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疏救之先後皆下  
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工指特詔謫戍邊衛時兩  
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上疏以張孚敬為根本之孽  
汪銚為心腹之孽方獻夫為門庭之孽三孽不除庶  
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建下獄論元比朝密銚當  
主筆東向坐思獨向闕跪銚頌卒拽之向已恩起立  
不屈因與銚互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  
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

骨皆鐵也。因稱曰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號呼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判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

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質實晉書天文志東方角

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二星為天閔其間天

門也其內天庾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楊名

子實卿遂字人陳道瀛涿水人金贊仁大興人邵元

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程文德永康人馮恩

字子仁松亭人子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荐

###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給事

中魏良弼劾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

黜孚敬疏辨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

挾私報復于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

論列報文致其罪擬旨不密羽以自歸明示中外若

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



任李時請給廩隸勅書質實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質實秦鰲字子元崑山人

### 九月振陝西饑

時山西亦饑尋飭所司振之是年兩畿湖廣山東諸郡縣先後以灾告者並令蠲其稅糧

### 冬十一月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帝好文飾太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勅羣臣言時政然實不樂聞讜言楊名馮恩既以疏語切直下獄南京副都御史萬鍾復應詔陳事勸帝黜虛文崇實政帝大怒黜為民滄乃希旨獻白兔詭稱祥瑞帝喜羣臣表賀明年河南巡撫吳山又以白鹿獻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以為常

質實宋

鉅野人萬鍾字仕鳴

進賢人吳山吳縣人

癸巳 十二年春正月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己而登

質實

晉書天文志

復見畢昴問孚敬乞避位不許  
兵主弋獵七星天之耳也主  
西方主獄事昴畢間為天街

## 二月振雲南饑

是年遼東災亦命振之浙江河南  
諸府縣以災告者並免其稅糧

##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既釋奠進諸生橫經布講祭酒林文俊進講虞書益  
稷篇司業馮汝驥講易順卦皆賜之坐講畢帝諭諸  
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  
化于是侍講廖道南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質實

林文俊字法英莆田人馬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赦

以皇子生大赦天下惟大禮大獄得罪者及建言諸臣馮恩等皆不原

質實

明史諸王傳哀冲太

子載基世宗第一子閻貴妃生生二月而殤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浹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倣奏瑾激變帝命劉源清同總兵郅永討之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五堡變處之過寬五堡遺孽大懼師次陽和

倣與僉事孫允中督餉郎中詹榮等密捕亂卒杖死  
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餘人令允中詣源清所  
獻之請旋師源清懣昔胡瓚事不欲已以因屬御史  
蘇祐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  
清遣叅將趙綱入城大索賊黨遂訛言城且屠復夜  
噪殺千戶張欽會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  
之始定振前為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白明不能  
白發憤自殺永兵圍城欲盡得亂卒遣孽遂迎戰殺  
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益攻城晝夜圍擊亂卒出  
前叅將黃鎮等于獄奉為即死守倣與鎮國將軍俊  
擺等登城止毋攻俊擺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  
縱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為賊遊說耶欲  
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遣王府及有司  
章疏而請益師五萬帝命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  
統京軍八千以征已忽悟罷帝遣專責源清永討賊  
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連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

做媚賊張孚敬及廷謀皆右源請侍郎顧鼎臣黃綰  
言用兵繆帝不能決城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廨舍  
供燬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  
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魚探路永許諾  
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益懼亂卒復反勾誘  
達為助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誘達十餘騎入  
城指代府曰以此為諾廷居諾廷者華言大人也城  
中人聞之皆巷哭尋誘達攻東南二闕叛卒與犄角  
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誘達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  
之大詔而歸是時語達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  
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  
乃百道攻穴城為毒烟熏死者相藉復壅水灌之帝  
大不憚奪其職閒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至  
詹榮在城中密約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  
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  
効昇麟遂結心膈擒首惡黃鎮等九人殘寇時巡撫

樊繼祖來代倣遂開城延繼祖入後捕斬二十六人  
亂乃定及瓚至虜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  
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已又命黃綰至大同勦功  
罪有為亂卒通問諳達者綰執戮之亂卒復相煽綰  
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  
牒受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亂卒尚  
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擒綰  
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還朝上統  
極詆源清永給事中曾忤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  
當蒙八議之貸帝怒下忤尊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久  
不決綰憂去乃質貫潘倣洛陽人孫允中合肥人唐  
滅死斥為民榮字仁甫山海衛籍龍溪人燕  
祐濮州人錢如京桐城人樊細祖鄆城人張瓚字廷  
獻滄州人居京師曾作恭和人代王明史諸王表代  
簡王七世孫為昭王允燿嘉靖九年襲封鎮  
國將軍俊樞昭王從父行也 諾延舊作那

顏令  
改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張字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字敬性稱伎刻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

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告其子昂為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為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果子至謀許祖前所首事曾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屍而折所負券昇喋不敢言常憤詈甚至慮事發乃撫聰前奏上之帝以昭聖皇太后過其母蔣太后無加禮方銜張氏得至奏欲坐以謀逆族其家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若坐謀逆恐傷皇太后心帝手勅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

全或自揣為衆  
論所不予欲籍  
此以沾名末路  
否則素與延齡  
兄弟交通假公  
議以行私惠皆  
未可知耳

二廟心邪乎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  
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工默  
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叛逆  
之罪獄成當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  
此法司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没官第宅造  
園池僭侈踰制入以私憾殺婢事并發覺坐違制殺  
人論死及明年秋盡慮囚帝又欲殺延齡乎敬復上  
言皇太后春秋高粹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  
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乎敬曰自古  
彊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楊廷  
和事敬皇帝邪乎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  
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請南京指揮

甲午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

先是帝仿古禮為九嬪之選方后冊名德嬪與鄭氏  
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受冊帝以其



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至是張后廢遂立為后而封沈氏為宸妃閻氏為麗妃副之舊制立后祇謁奉先殿帝謂天子立三宮以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僉謂謁廟是及期命武定侯郭勛為正使大學士張孚敬為副使持節冊立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

**質實**

皇后方氏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

###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時享皆遣郭勛攝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禘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踰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

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于  
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  
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  
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己死帝怒猶  
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錄  
成明旦分賜百官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

籍質實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

###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惡雖執大政  
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  
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  
論為人所痛詆及與璉萼共事持論頗平怒以此人  
不甚惡之家

居十年卒

#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方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禮官請重建帝召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國有二廟始于漢惠寔非禮制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况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殆皇天列祖啟佑默相不可不靈承也今日正當專定廟議一以此地為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宜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可倣古壇墀墮意高築墻垣謹司啟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時帝雖循故事因廟災求直言然實喜言等緣飾之詞以災為幸而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竟應詔陳三事一杜詔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詔媚相師阿比相倚任者日壞于上學者日壞于下彼倡此和靡然

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儻更教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盛所言或傷于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黜退之可矣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廷齡憑寵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

骨肉于情忍乎忍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者興作頻仍四方凋敝正時絀舉羸之會而南京太廟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其他可緩者宜暫賜停罷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

**質實**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賊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于

**質實**

管懷理臨邑人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表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  
臣民如母后禮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  
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忝許之尋議謚張孚敬曰  
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  
李時曰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韜等  
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衆議因奏曰古人尚質謚法  
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  
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謚二四及八于禮無據帝不  
從命再議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于  
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既而帝覺孚敬言非  
是勅曰孝靜皇后謚不備不稱配武宗乃改  
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 二月作九廟

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廟定為同堂異室之制成祖遷  
都建廟如南京及帝更定廟祀銳意復古諭閣臣曰

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太宗以下  
宜皆立專廟南向尚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  
宗廟重事始謀宜慎未報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  
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為  
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為寢廟第使列聖各得  
全其尊皇上躬行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  
古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  
限恕不能容若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  
成陛下徧歷羣廟非獨筋力不逮日力亦有不給古  
者宗伯代后獻之文謂在一廟中代后亞獻未聞以  
一人而代主一廟之祭者也且古諸侯多同姓之臣  
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邱濬  
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所處而強  
為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于混同請以木為黃屋  
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中庶得以  
展專尊之敬議上亦不報時十年冬十一月也十一

年春復命禮官會廷臣規度九廟之制議上未及行  
逮南京太廟既灾遂趣營新廟諸臣議于太廟南左  
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虛其上以  
待有功德之宗羣廟各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寢稍  
崇縱橫深廣與羣廟等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並  
列廟後垣與太廟祧廟後牆相並具圖進帝以世室  
尚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前殿視羣廟崇  
四尺有奇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廟崇二尺有奇深廣  
如之報可既又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則  
皇考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  
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宗  
字用本廟號他日遽遷更牌額可也從之至是盡撤  
故廟改建之諸廟各為都宮廟各有殿有寢太祖廟  
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  
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明年十二月新廟成乃奉  
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祧廟太祖神主于太廟太



宗以下神主列于羣廟  
廷臣稱賀遂詔赦天下

### 三月葬孝靜皇后

祔葬于

康陵

### 遼東軍亂囚巡撫副都御史呂經

故事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  
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  
官衆已怨之至是經巡視遼陽檄將吏增築邊牆將  
吏承經意督役嚴急諸軍大噪羣擁詣經乞罷工及  
免牧地租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怒呼左右榜  
訴者衆益鬪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  
走匿亂卒遂毀府門火均徭冊鳴鐘鼓糾衆驅遼人  
授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

欲擁以為主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幽之都司署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金復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撫諭亂卒九經所措置衆不便者悉罷之亂卒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思自投于獄銑亦馳至遼陽分部諸亂卒令就伍劾尚德等希經指激變而為亂卒乞原下都察院議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叛卒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蓋一時苟且之計今遼陽復抗軍令辱大臣竟置亂卒不聞而盡劾諸將吏以娛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召經還朝以韓邦奇代之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悍卒于蠻兒因聲言璘將尅諸軍草價為經飭裝具復相煽作亂出獄囚囚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摘發尤恨經率衆持梃突入署執經數之毀膚拔髮裸而置之獄縱火焚公署劫軍器庫分其黨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尋又反接經璘揭白幟標其姓名環遊城市孝兒且行且

批其頰窘辱備至仍繫之獄脅督餉郎中李欽吳發  
帑給衆又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疏劾經璘罪  
乞逮治于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  
生于有激近重賦苛徭悉已釐正置然而起又誰激  
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  
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聽竟從純淮請遣官  
校逮經璘止邦奇毋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  
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遣大臣往勘帝命工  
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卒王  
經等亦突入指揮劉雄署掠其囊篋縛雄父子置諸  
空館閉城鳴鐘鼓一如蠻兒等所為而官校逮經者  
至廣諸亂卒疑其詐曰是偽為錦衣以脫經也並置  
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以經付之銑具以  
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下庭楫并  
勘大理寺丞林希元見朝廷專務姑息且知銑奏不  
盡實乃抗疏曰自大同之變處之過寬故諸悍卒咸

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所遣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因循不振致叛卒益無忌憚朝廷威令不行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既而錦衣衛對狀亦諱言囚繫遂降希元外任然遼東亂卒雖得原聞庭棉且至將捕首惡趙剗兒者實倡亂遂自懼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為逆劉淮偵知之不得遽逞復結死囚王景等欲殺庭棉至閉城門舉兵反而銳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剗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銳以聞乃召還庭棉命銳勘實悉斬諸首惡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銳大理寺丞經謫戍

質實

金復謂金州復州並注見前撫順千戶所明洪武二十一年置隸瀋陽中衛今廢地在承德縣北曾銳字子重江都人李欽吳東安人任洛鈞州人林庭棉字和瞻閩縣人

發明嘉靖改元以來纔十有四年邊卒之亂疊告  
朝廷屢為曲赦而效尤者屢起姑息之不可  
以靖亂明矣曾銳撫之就伍不過一時權宜之策  
乃劾尚德等而置亂卒于不問猶是前此撫臣請  
赦之見何兵部竟是其言而不從王廷相之議乎  
迨經入廣寧治裝諸軍復囂然以起黃宗明謂不  
宜再赦請令新撫臣勒兵壓境討罪申威庶猶知  
所警惕而嘉靖反曲從純淮之奏逮治經璘是適  
以長奸人之智而勸以效尤也撫順之變所自來  
矣若林希元抗疏上言持論甚正而以妄言降謫  
則是廟堂之上意在模稜了事  
又何怪乎曾銳之奏不以實哉

##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病帝遣中官賜尊宰而與李時言頗及其執  
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

帝所薄茲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  
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 召費宏復入閣

帝與李時言今內閣乏人復取費宏來何如時稱善  
乃遣中官賚詔召宏比還朝眷遇特厚數有咨問宏  
亦竭誠無隱承璫萼操切之  
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  
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例從之

#### 發明

國家擢用人材固不能不資廷訪然會推流  
弊無窮總不及朝廷簡用之公當况欲加之

重任則必當驗其政績觀所敷陳深信不疑而後  
可委以封疆之責奈何托名推舉竟使九卿實擅

其權耶厥後嚴嵩當國部寺大僚莫不承其頤指  
轉相推引于是直省巡撫如孟淮張雨之徒出嵩  
門下者比比皆是則植黨營私  
之漸未必非此詔有以開之耳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帝深嗟悼賻卹有加贈太保謚文憲○宏恭慎謙抑  
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三十四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凡八年  
癸卯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

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六車雖古制亦過施于平原  
以此伎倆相等  
四耳後世地利  
同用之即難  
以效房瑄陳濤  
之敗已事可徵  
土宋而李綱宗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  
牛皮為渾脫波入山後諸達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為  
邊患總制唐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然蹂躪  
迄無寧歲及是召龍入為刑部尚書以天和為兵部  
左侍郎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  
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  
行遲不適於用天和做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  
槍弩戟前樹狻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四十人

行間一議可卒  
 小收其實用况  
 入輪人梳運用  
 以遲欲以此挫  
 以衝堅殆如兒  
 似劉天和特為  
 又通良法輒用  
 練習邊兵不  
 一車之上而  
 戰牌盾錯置  
 陳勢必艱重  
 勝所謂通用  
 安在况邊隅  
 戰全在精騎  
 鋒豈可轉以  
 車碍其馳騁

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  
 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  
 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墻壕  
 塹以為禦敵之備濟農十萬眾屯賀蘭山復遣別部  
 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奪其蠶寇莊浪總兵官姜爽屢  
 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復大集兵將十萬天和策  
 寇關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泰將  
 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  
 將尾擊之寇多死尋又為爵瑛所敗其分犯寧夏者  
 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已而濟農犯  
 河西天和復禦却之  
 進天和兵部尚書

質實

黑河即古墨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  
 勃於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蒺藜州在陝西榆

林府葭州北百三十五  
 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

## 二月振湖廣災

發湖廣省事例銀兩及預備倉銀穀相兼振濟

## 三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等曰七陵在此已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質實華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為置戍焉

城在昌平州東南二十里地本名沙河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

## 夏五月燬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金銀玉物凡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 冬十月地震

京師及順天永平保定所屬州縣萬金都司各衛所地震有聲如雷詔脩省

### 更定世廟為獻皇帝廟

先是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名曰世廟今分建宗廟惟太宗世祭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可會議以聞言等議未上帝復諭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議廟以謚名既合周典又與列

聖廟號同符請勅所司擇  
吉題額宣付史官從之

# 十一月設宣大總督

時宣大延寧皆有警以御史徐九舉胡鰲言設宣大  
大總制官更名為總督陝西三邊總制亦更名總督

**質實**

徐九舉餘姚人  
胡鰲沅陵人

# 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專  
司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並  
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疊生  
嘉其禱祀功拜尚書賜一品服

**發明**

皇嗣疊生何與祈禳乃歸功元節數晉階品  
遂掌秩宗夫寅清贊治典重明裡豈黃冠羽

流所得廁乎其列無論若輩得志侵瑕而干政營私勢所必至即儼然居尚書位服一品服更復成何政體宋徽宗時林靈素有勅賜通真達靈之號綱目猶且書之視此為何如耶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以是甚得公卿間聲譽帝制作禮樂多言為尚書時所議帝敏作詩輒賜言志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辨敏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張孚敬方獻夫在政府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言由是氣遂驕言與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以事相攻訐韜竟不勝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保兼太子太傅至是遂入參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質實張元孝汝陽人輔政多自言出焉李遂豐城人

丁酉 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

先是正德中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暲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暲而自立瑀臣莫登庸初附暲後於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暲暲敗走死立暲兄子諱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諛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諛諛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慮已復殺慮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以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言言黎諛黎慮均非黎暲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暲俱彼國篡逆之臣宜暫停使命而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命言會兵部議征討戶部侍郎唐胄上疏力陳用兵七不可下兵部議會黎諛卒子寧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請尅期徂征詔起伯溫於家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

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  
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校但當罪  
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  
珍職奪光俸己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  
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招納黎氏舊臣得  
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牌及所撰偽大誥上之命  
仍遵前詔征討至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  
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起伯溫起行制甫  
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具言須兵三  
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  
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璠不敢決復請廷  
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璠璠復止初帝以用兵事  
重本無必討意持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  
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臣議勦撫  
之宜璠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  
**質實**  
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  
毛伯溫  
字汝厲



吉水人陳暈安南前後有兩陳暈一在宣德時黎利  
僞奉以降一即此黎暈一名滢旬黎利後九傳而至  
暈多行不義遂及於難唐胄字平侯瓊山人時上疏  
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庸  
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安南不征者在祖訓一  
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  
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收今  
日當率循二也外國分爭中國之福安南旬五代至  
元更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分爭正不  
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  
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從亂取之臣考馬援南  
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  
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  
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  
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  
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耳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

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  
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綵綵奉表牋具方物款關  
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  
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  
採木之役費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  
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  
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  
止此唐之衰也旬明皇南詔之役宋之衰也旬神宗  
伐遼之役今北敵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  
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  
也錦衣武人闖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  
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  
無據何以為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  
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  
官罷一切征調疏入下兵部議請從之詔待勘官還  
更議潘珍字玉卿婺源人余光江寧人汪文盛字希

崇陽人張經字廷彛侯官  
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復

###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雷震謹身殿鳩吻帝諭輔臣曰修省之宜如何於是  
禮部奏言謹身殿即古露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  
示變於此為戒甚明請求刑政之所以所以失  
者而改之以為消弭之實詔修省如例

### 冬八月遣官振湖廣災民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顧鼎臣言今歲夏秋多雨京  
城內外房舍傾圮軍民多壓死者又聞南北直隸山  
東河南陝西江浙各被水災而湖廣尤甚衝沒城邑  
人多漂溺幸而存者家產蕩盡勢必聚而為盜請敕  
行優恤湖廣災沴重大仍宜遣大臣徧祀山川循行  
郡縣振救安戢分遣有司掩骼埋胔詔從之尋詔順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卷二十二

天府亦命有司振濟至是年冬巡撫順天都御史  
以平等言順天永平二府災重乞動支太倉銀二萬  
兩通倉米二萬石振濟  
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質實**黨以平  
鈞州人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張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連鶴  
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瘦死獄  
中

戊 十七年夏四月振京城內外饑民

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舉時祀不祀太廟至是前揚州府同  
知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

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天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宗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附太廟者臣不敢妄奏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

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即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皆配以父。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故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熹曰。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祇當以文王為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祇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父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羗力正大。倫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于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之說乎。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于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得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八上。

大怒下宵錦衣獄黜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  
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  
之質實豐坊字存禮鄜人學士熙之子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 秋七月開河南雲南銀礦

命開彩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

**質實**

宜陽漢縣後魏置宜陽郡金復改宜陽縣今因

之

### 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李時為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而言倚帝眷專甚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於東閣嚴  
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高惶  
恐盡改前說條畫禮樂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  
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  
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文皇帝與高帝同  
創業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  
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  
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復配享上帝於元  
極寶殿至隆慶初禮科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雖  
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臨天下而今乃與諸宗並  
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武宗而今乃設  
位于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  
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有



不自安者目以為獻皇帝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  
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矣乞下廷目議求至當  
以安獻皇帝之靈

**質實**

王治忻  
州人

**發明**

春秋書躋僖公左氏曰送祀也胡氏傳申之  
曰兄弟之在先君臣禮也二傳詞異而義同  
以目躋君大逆之道也然僖公嘗君臨魯邦矣若  
嘉靖以藩封繼統而本生考追號稱宗祔於太廟  
躋諸武宗之右則是以藩臣而加於天子之上悖  
亂不經又宣僉左氏所稱逆祀已乎蒿惕於明堂  
問難之威附諛附會以成其謬徒使  
王治空言於隆慶之初吁亦可慨已

## 冬十一月上皇上帝大號

先是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  
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至是帝以獻皇帝

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

武官命婦陪祀

**發明**

易傳曰帝者天之主宰蓋其尊不可以名號求也自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帝徽號說者譏其不經何嘉靖復蹈其轍哉且天即理也人君苟勵精出治官天勤民則精誠上格何假崇飾徽稱而嘉靖不務實政惟事虛無此崇號之舉徒以供其青詞焚拜之為而非敬天之實意也

**振武昌災**

戶部言湖廣武昌府屬災傷請將京庫折銀停徵而以本年京庫折米銀及太和山香錢荊州抽分料銀倉庫銀穀相無振濟從之

#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謚曰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於太峪山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弊馬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太峪相視復令儀奉太后南詣合奠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今指揮趙俊南往啟視繼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質

## 實

大峻山在昌平州西北

# 李時卒

自張孚敬謝政後時遂獨相性素寬平比居首揆益鎮以安靜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世卒贈太傅

計文

康

巳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𧇧為皇太子封載𧇧為裕王載

圳為景王

質實

載𧇧帝第二子載𧇧皇帝第三子即穆宗載圳帝第四子後之藩安陸

振遼東饑

遼東饑戶部請以本鎮採買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及舊振餘銀一萬六千三百餘兩振之報可并詔東遼等衛官賜給衣服折銀各有差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翟鑿始籍中官  
廷舉驟得輔政  
繼謀復召交結  
閔臣其非端人  
明矣夏言自命  
伉直何亦膽狗  
私情共相援引  
可見當時朋黨  
之局牢不可破  
言尚不免鼎臣  
庸庸之輩夫復  
何尤

先是鑿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昂臣居政府鑿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鑿充行邊使政兵部尚書兼都右御史拊循九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以曾子裔孫質粹為世襲五經博士

顧昂臣言孝宗時曾錄顧孟子孫各一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惟曾子之後闕焉疏下禮部議訪得質粹授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四世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自武城徙廬陵吉陽鄉質粹其裔孫也

### 張孚敬卒

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知亦時進諫言如張廷齡之獄以孚敬力諍終昭聖太后世廷齡得長

繫暨清勲威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  
力也持身持廉痛惡賊吏一時芘苴路絕而性狠愎  
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  
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詔沒世罷政凡五年乃卒

###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  
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枏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  
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鐔遂安伯陳鏞及顧鼎臣等輔  
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三月至承天  
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  
飛殿奉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葺祀又三日御龍  
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  
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堯母墓從臣請致  
祭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  
火峪審視曰火峪不如純德辛定南祔之議先是

帝行次衛輝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  
陸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炳母帝乳媪也及  
謁陵畢嚴嵩表賀夏言請伏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  
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  
賀帝自是  
**質實** 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南望都漢置縣  
不悅言 明曰慶都今仍改望都屬保定府純  
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許  
瓚字廷美靈寶人進之子衛尉華亭人穎之孫陳鏗  
巴人志三  
世孫也

## 山西地震

山西聞喜安邑平陸猗氏夏縣  
各地震有聲如雷越二日復震  
**質實** 聞喜春秋時晉  
曲沃地漢武帝

經此聞破南粵因置聞喜縣明屬解州今屬絳州平  
陸春秋時虞國地後為晉地後周置河北縣唐天寶

初因開漕瀆得古刀篆文曰平陸遂改今名明屬解州  
今因之夏隸後周置縣明屬蒲州今屬蒲州府

### 彗星見

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  
軒轅北第八星旬日始滅

###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朔國公郭勛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構  
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太峪山言進居守教稍遲帝  
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并累所降手勅  
言皇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  
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勲階令致  
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  
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  
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怒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



奏請叙廢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質實

王同祖字純

武崑山人

## 六月增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先是江洋盜發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蘓州常州襄河取道者由鎮江京口間抵儀真其間河土疎易淤府縣必歲時濬治然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間淤阻漕運咸多撥民船多為海寇所掠甚至執戕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給以旗牌勅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巡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

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號分令江南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

**質實**  
楊雷吳縣人

楊雷吳縣人

### 秋七月振江西災

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新建等縣兌運正米內量改折色十一萬石并留派利南糧四萬石以備振濟

### 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玉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其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聳聽希榮實踵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人呂用之

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疑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履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而不知其過甯可

方壯乃聖諭反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神舉者且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杖赦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御史

**質實**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顧存仁字伯繼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

###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濫濼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激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齊兵分道邀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奮擊之自己至申凡三勝負戰未決濟農子錫沙王駭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尚文擊斬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

子鐵柱泉敗之。建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質實

萬全右衛洪武

二十六年置與左衛同城。屬山西行都司。固原州本固原守禦千戶所。弘治十五年置州。屬平涼府。黑水苑在固原州西。鉄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嘉靖十五年劉天和改築舊堡。設兵戍守。周尚文字顏章。西安後衛人。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

冬十月顧鼎昌卒

鼎昌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曰今天

奏請叙廢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肆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質實

王同祖字純

武崑山人

## 六月增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先是江洋盜發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蘓州常州粟河取道者由鎮江京口間抵儀真其間河土疎易淤府縣必歲時濬治然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間淤阻漕運咸多撥民船多為海寇所掠甚至執戮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給以旗牌勅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巡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

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疏分令江南  
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  
質實楊雷吳縣人

楊雷吳縣人

### 秋七月振江西災

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新建等縣兌運正米內量  
改折色十一萬石并留派利南糧四萬石以備振濟

### 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玉納言皆以直諫  
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  
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  
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其黃金可成不  
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暇一二  
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

段朝用以神仙  
服食之說聳聽  
希崇實踵五利  
文成故智至勸  
其深居無接外  
人則人呂用之

所以欺高駢者  
其情益不可測  
嘉靖受其惑  
遂欲少假靜持  
不念天位凝承  
乃欲如方士導  
引延年自比于  
深山修煉之舉  
其愚已甚且太  
子無端監國尤  
駭聽聞而一二  
年脫履朝綱更  
復成何景象其  
議雖旋罷而以  
此竟殺直臣而  
不知其過實可

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  
乃山棲瀑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哀衣玉食  
而能白日神舉者且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  
詔獄杖赦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  
最副御史 **質實**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顧存仁字伯繼  
謚忠節 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

###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  
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  
掠且廢會澤濠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天  
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激令立功會陝  
西總兵官魏時齊兵分道邀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  
奮擊之自己至申凡三勝負戰未決濟農子錫沙王  
號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尚文擊  
斬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

于鐵柱泉敗之。隄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質實**

萬全右衛洪武

二十六年置與左衛同城。屬山西行都司。固原州本苑在固原州。西鉄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嘉靖十五年。劉天和改築舊堡。設兵戍守。周尚文字顏章。西安後衛人。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

冬十月顧鼎昌卒

鼎昌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所為。及是卒。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高作頌。稱賀壽。撫膺太息。上疏曰。今天



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賅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諱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胡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辱殺超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况今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與

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數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卑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為聖躬累也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極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多有獲罪自此以來臣下震于天威懷威慮禍未聞後有犯顏直諫

以為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日  
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  
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興拒  
諫而亡忠盡杜口則讒說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  
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覽臣所奏  
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  
籍閹以五木死一夕復醒所司請送法司問罪帝不  
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惻屏其家人不許納飲  
食屢瀆于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  
以救爵先後箠死獄

### 質實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周天  
佐字子弼晉江人時上疏

言國家置言官以為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  
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緘  
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  
能為容悅將順之功臣哉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

萬一溘先朝露使諍士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與爵無平生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浦鉉字汝器文登人時出案陝西上疏曰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戍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臣行部富平嘗言爵懇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非妄望賜矜釋疏入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榜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鉄桺爵迎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少卿

佐贈光祿卿鉉

贈光祿少卿

#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先是咸寧侯仇鑾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集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將雲南別集之兵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使柳琦提督軍務侍郎張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意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首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鎮南關各尺組繫頸徒跣匍首上

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國公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子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故爵量授新秩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仍三歲一貢以為常并令覈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劉所據四府俾奉其祀事劉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

質實

烏雷山在廣東欽州西南大海中為入安南要道唐置烏雷縣以山得名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挿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沐朝輔西平侯英七世孫柳珣安遠侯景之子

# 九廟災

辛酉薄暮雨雹風震大作入夜火從仁宗廟起延覽成祖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睿宗獨存成祖仁宗二廟帝后神主俱燬

##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勢猛水濁遷徙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排之不資以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年春持平請濬孫繼口等處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其秋

從以旂言于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  
凡八月三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獎遂名以旂還

質

實

雞野岡在歸德府睢州北孫繼口在河南睢州考  
成縣嘉靖十八年正月河道都御史胡繼宗疏言

新開孫繼口孫祿口各黃河支流一以分殺上源歸  
睢二處水患以一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清請于  
孫繼口至孫祿口另築長堤可免衝決散漫之虞而  
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從之碭山秦碭  
縣後漢碭山明屬徐州今屬徐州府王以  
旂字士招江寧人郭持平字守衡萬安人

振遼東饑

以遼東饑詔發太倉  
庫銀五萬兩往振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



以順天府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稅糧有差仍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糧銀相兼振濟復出太倉米一萬石減價發糶以平米價又以永平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之時是山西撫按官亦奏災傷重大請發本省預備倉糧并貯庫銀錢振濟仍乞蠲免夏稅如例俱從之

## 秋七月振山東災

以山東災傷免濟南等六府所屬州縣稅糧有差復留德州臨清二倉小麥各二萬石于山東布政司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濟

## 八月詔聖皇太后張氏崩

謚孝康

皇后

###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各十月言復入閣

郭勛縱恣妄行  
 給惡已久言官  
 豈無見聞何前  
 此殊無一語及  
 揣知勛之主春  
 潛移即爾紛紛  
 補牆陽博不畏  
 強禦之名而陰  
 行揣摹取巧之  
 術明代諫垣雖  
 有實出伉直者  
 而似此猥鄙者  
 正復不少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罪不  
 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譎字帝切  
 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  
 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  
 命時勛以給事中戚賢等劾其擅作威福網利虐民  
 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  
 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  
 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  
 歸即出耳帝領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先  
 是帝給勛勅勅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勛久  
 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  
 勛諄諄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因盡發勛貪縱不法

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  
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批祗悉其指授朝士方  
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鎮  
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  
司復勸法司更當勛不軌罪當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  
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謬  
為不諱指者更坐重質實威賢字秀夫全椒  
辟久之勛竟死獄中質實人高時臨安人

### 振山西災

以山西連被兵患詔復徭役二年仍發質實張漢鍾  
帑銀六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往振之質實祥人

###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諸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諸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帝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將見在主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于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敵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北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城伏兵堵截使敵不得過太行乃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壤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為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宜備之諸賞

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會廷綏巡撫都御史萬潮奏頃得降者言敵謀不獨冠山西直欲趨盧溝橋以

窺京師兵部言都城備豫久矣尚慮溝橋有警不得

不調援宣薊帝命宣薊兵馬除復援別鎮外餘即整

擗以待兵部言敵見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營官

遼東兩廣河套有變俱用總督專征戎事有賴近雖

奉旨裁革但今日邊事方殷事權不一乞勅吏部會

同府部九卿科道推舉在廷大臣忠誠有將畧者復

今為總督則節制歸一而敵患可無虞矣帝乃命瞿

鵬復任巡撫已而敵寇滋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祁

縣等處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忻崞而北出雁

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等散處河西

勢分諸達獨**質實**廣武秦雁門郡明為代州屬太原

盛歲數擾邊**質實**府今代州為直隸州靈石漢介休

縣地隋開皇中置靈石縣明屬霍州今因之冷泉鎮

名在縣北四十里有泉北流入汾霍州春秋時霍國

隋置霍山郡今置霍州明初以州治霍邑縣省入屬平陽府今為直隸州沁州秦漢皆上黨郡地唐為沁州明為直隸州岳陽漢昆縣隋為岳陽縣明屬平陽府浮山唐置縣明屬平陽府石州戰國時趙離石邑後周改為石州明洪武中以州治離石縣省入仍曰石州屬太原府萬曆二十三年改為永寧州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隰州古蒲城隋置隰州明屬平陽府今直隸州吉州古屈邑宋元祐初置吉鄉軍金改吉州明屬平陽府石樓漢西河郡地隋置石樓縣明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郭家溝在靈石縣南二十五里兩山高峙中界深溝霍州志靈石與霍州隔百里中有關曰天險即此韓信嶺亦名高壁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此與雀鼠谷接最為險固黎城古黎侯國隋置黎城縣明屬潞安府武安漢縣明屬彰德府今並因之寧武漢樓煩縣地唐末置寧武軍後廢明景泰元年置寧武關孝宗十六年置寧府本朝雍正三年

年升縣為寧武府治襄垣泰縣明屬潞安府長子古  
長子邑漢置縣明屬潞安府祁縣春秋時晉大夫祁  
奚邑漢置祁縣明屬太原府今並因之龍大有茶陵  
州人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 卽台吉舊作狼台吉

改今

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夏言經國不如  
寇準而疎脫畧  
相似其援引嚴  
嵩亦猶準之過  
丁謂卒致為所  
擯陷情事復同

言與嵩同鄉科第後于嵩稱晚進以謀禮驟貴嵩理  
事之言不為下及言入閣授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  
恨甚常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  
具啟跪請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  
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斷言代其位言知  
甚溫屬所善者劾嵩時帝已愛嵩攻益力帝憐之不

小人反噬固不足道然謂之姦狡易見嵩之柔  
和難窺且準僅以拂鬚微詞成隙而言再相後  
至以盛氣凌嵩  
畜若奴隸無怪  
得禍之更烈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聽也兩人遂大都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懇言見凌狀  
帝悉使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勅禮部歷數  
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  
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  
裁私家王言要秘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  
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乞骸  
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食  
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閔姓先是言再罷  
宰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在西苑齋居許  
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帝怪之未  
言會帝以奉道不御翼善冠而御香葉冠命尚方倣  
之製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以非人臣法  
服不奉詔帝怒甚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籠輕紗  
于外令上見之帝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言  
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  
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



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為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  
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為以故得因  
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  
**質實** 陶仲文方士初名典  
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真黃岡人明史輿服  
志皇帝常服冠以烏紗冒  
之折角向土名翼善冠

###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  
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帶棺  
以待遂上章頌營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  
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廢動至億萬土木  
未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  
民力已竭不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  
帝震怒杖于  
**質實** 劉魁字煥  
廷錮之詔獄 吾恭和人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端妃曹氏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為死結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帝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同謀者不分首從悉磔于市仍剖屍梟示并收斬其族屬十人餘給付功臣家為奴時諸婢為謀已久帝幾危中外震惶次日始知帝無恙羣心乃定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癸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福建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地震

六月議裁冗員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解不誣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妃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避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構陷顯然方后復

乘嘉靖疾倭之時歟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吏部以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及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監太醫院為多但今疆陞多事廟工甫興戶工二部難遽裁半欽天監太醫院當咨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併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官會議具奏詔從之仍令查各衙門添注官見在員數以聞已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寺尚寶寺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監制勅誥勅房文華殿武英殿辦事各添注官員具名數疏以進帝曰各官既有添注每遇實缺何乃不行填補却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即以添注者補之違者即時糾舉

###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高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等

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鏡提調布政司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鏡儒等謫官嵩借事殺異已自經始也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肆志報復其後以大計嵩囑主者熱瑜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緄沈良材陳瑄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

**質實**

葉經字叔明上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虞人由常州推

官擢御史嵩官禮部時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得免故恨經報復焉隆慶初贈經光祿少卿張璧字崇象石首人陳儒崑山人謝瑜字如卿上虞人王緄字韜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瑄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發明

初經以秦晉二藩賄事劾嵩嵩疏辯遂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置嵩不問朝廷固已失刑矣

越二年嵩遂得挾宿憾害經其為報復情跡顯然乃嘉靖不知致嵩由此得以盡鋤異己之人殘毒忠良實由經始始之初六日羸豕乎踳躅程傳謂羸弱之豕其中心在乎踳躅雖陰微在下而有漸盛害陽之象焉嵩之殺經殆將嘗試其踳躅之技乎

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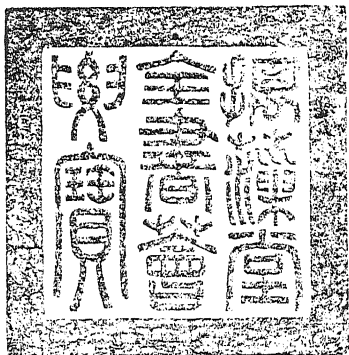
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

十一月以嚴寒振貧民

御史何贊言京師苦寒小民凍餒枕藉乞多方振救併行江北諸郡加惠以廣德意帝曰今歲嚴寒困窮

可憫亟行  
一體振之  
**質實**  
何贊黃  
巖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 臣江連

謄錄監生 臣秦沆